

中国制造

作者：周梅森

作品简介:

作品描写了经济发达市平阳十几天内发生的壮丽感人故事，把姜超林、高长河等为代表的高层领导，田立业、何卓孝等中层干部，田立婷、李堡垒等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三个层面的人物的思索和奋斗、奉献和牺牲、感情和命运，纠葛交织成一幅迎接新世纪的改革交响曲，气势恢宏，情感真挚，情节动人，是又一部反映新时期的扛鼎力作。

目录

- 第一章、闪电划过星空
- 第二章、最长的一天
- 第三章、升起的是太阳还是月亮
- 第四章、风波乍起
- 第五章、你以为你是谁
- 第六章、背叛与忠诚
- 第七章、同志之间的战争
- 第八章、意外的任命
- 第九章、霓虹灯下有血泪
- 第十章、当家方知柴米贵
- 第十一章、别无选择
- 第十二章、谁解其中味
- 第十三章、男儿有泪不轻弹
- 第十四章、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

第十章、当家方知柴米贵

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八时 烈山县委招待所

主持办案的过程中，有一个问题孙亚东一直想不通：这么多年来姜超林为什么死死护着耿子敬？为什么在田立业、王少波这些亲信部下反复提醒的情况下，仍然这么护着他？宁愿把不和耿子敬合作的田立业调离烈山，宁愿先后换掉三个县长，就是不动这个耿子敬，这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名堂么？

孙亚东敢这么想，却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这么说，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。

反贪局刘局长似乎也有这种想法，曾试探着问过孙亚东：“这姜书记到底和耿子敬是什么关系呀？怎么就认这个耿子敬呢？难道平阳的干部都死绝了？”

孙亚东只是意味深长地咂嘴摇头，并不明确表态。

。

刘局长揣摸着孙亚东的意思是想往深处挖，便对负责审讯耿子敬的副局长秦子平和处长高玲玲点了题，

明确指示说，要设法查清耿子敬和姜超林的关系，就从对耿子敬的审讯上打开缺口。还再三交待说，一定要严格保密。

高玲玲挺犯嘀咕的，私下里向秦子平抱怨说：“秦局长，咱这么干是不是不太好呀？算不算诱供啊？诱供可是不允许的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我看刘局长这话有来头，叫咱查咱就查呗。”

这时候，耿子敬的问题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了，案情十分严重，可以说是触目惊心，耿子敬除了和县长赵成全及班子里的人进行所谓的“分红”之外，直接从姘妇林萍那里陆续收受了四百五十二万赃款。烈山经济开发公司实际上就是耿子敬和林萍二人的黑店。除此之外，耿子敬还涉嫌多起受贿案和卖官案。抄家时抄出的定活期存折多达三十四个，存款地点遍布整个平阳地区。整个案子涉嫌违法犯罪金额不是开始估计的六百万、八百万，而是一千一百多万。

林萍坦白交待了，赃证又抄了出来，耿子敬变得老

实多了，对自己的问题承认得比较痛快。然而，一问到和姜超林的关系，耿子敬态度就变了，一口咬定自己和姜超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。

耿子敬说：“平阳市的干部都知道，姜书记喜欢能干事的，你只要能干事，他就想方设法给你创造条件。田立业和前三个县长和我闹意见，影响工作，姜书记当然要把他们调走。这倒不是吹，论工作能力和开拓精神，他们真不如我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耿子敬，现在不是给你评功论赏，是谈问题。我问你，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初是怎么当上去的？姜书记提你时，你往姜书记家送钱送礼没有？”

耿子敬说：“没有，我要给姜书记送钱送礼，这个县委书记肯定当不上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人家到你那儿跑官都送钱，你到姜书记那儿跑就不送？”

耿子敬说：“因为我收，姜书记不收嘛，谁敢给他送？你们也别光问我，可以向平阳所有县处级干部广泛调查一下，看看姜书记收过谁的钱。对别人我不敢打

包票，对姜书记我敢，因为我和赵成全给市领导送节礼时碰过钉子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这就是说，不是你不愿送，而是姜书记不会收，对不对？”

耿子敬点点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那么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经常往姜书记家跑，到姜书记家吃手擀面，就没给姜书记送过一点东西？你还好意思？姜超林就这么没有一点人情味？”

耿子敬说：“有时也带点东西。”

秦子平说：“好，就说说看，是些什么东西？”

耿子敬说：“能有什么东西？夏天抱个西瓜，冬天带点地瓜干。姜书记特别喜欢我们烈山产的地瓜干，这几年种得少了，城里不太好买，我就常带点过去。”

秦子平看了看陪审的高玲玲，和高玲玲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又问：“除了姜书记之外，你向别的领导送过礼没有？”

耿子敬迟疑了一下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秦子平马上发现了耿子敬目光中的怯懦：“真没有

吗？”

耿子敬这才说：“就是逢年过节送点土特产，领导和关系单位都送，除了姜书记没收，别的领导大都收了，这是公开办的——哦，对了，这次去省城看赵县长时，我给省城梁兵家送了台空调。”

秦子平追问道：“这个梁兵是什么人？”

耿子敬说：“是高长河书记的大舅子，在省政府什么处工作。”说罢，又解释，“这事高书记也不知道，是我和梁兵的私事。去年轻工局的王德合局长介绍我认识了梁兵，我和梁兵挺谈得来，就成了朋友。当时还不知道高书记会来平阳……”

秦子平和高玲玲全愣住了。

审讯的结果让孙亚东和刘局长都十分窘迫。

孙亚东狠狠批评了刘局长一通，说刘局长违反政策，搞诱供。刘局长转身便批评秦子平和高玲玲，嫌他们节外生枝。批评完，又向秦子平和高玲玲交待，说是这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准再提了，尤其是关于高书记大舅子梁兵的事，与本案根本无关，完全是耿子敬和梁

兵私人的交往，在谁面前都不要提。

秦子平却不服气了，心想，你们对下台的老书记姜超林搞违反政策这一套，没搞出名堂，看看要搞到新书记高长河头上，就不让人家说了。这是哪家的道理？不说别的，就冲着姜超林清清白白为平阳人民干了这么多好事，这么做就没良心！

于是，过去和姜超林没有任何私交的反贪局副局长秦子平难得犯了次倔，悄悄给姜超林打了个匿名电话，告知了有关情况，提醒姜超林注意烈山一案中的文章。姜超林一再问他是谁，他不说不说，只说自己是个正直的司法检察干部、共产党员。

陪审的高玲玲也不服气，越过刘局长和秦子平，直接跑去请示孙亚东，问孙亚东：送给高长河大舅子的空调就不查了？既然耿子敬交待了，不查清楚总不好。孙亚东说，当然要查，谁说不查的？高玲玲说，是刘局长说的。孙亚东挥挥手，他说的不算，全查清楚，是国有资产、公家的财物都得追回，天王老子也不例外！

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十时 平阳市人大

匿名电话是在市人大办公会开会时接到的，接过电话以后，姜超林虽然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发火，可心头的火仍是压不住，接下来布置工作时就益发激烈了：

“不客气地说，现在有些情况很不正常，有人公然否定平阳的工作，否定平阳改革开放的成就，说什么高楼后面有阴影，霓虹灯下有血泪。据说这话讲得还很有根据，是因为死了人。死人的情况同志们都知道，刚才也谈到了。我和同志们一样很痛心，很内疚。可痛心也好，内疚也好，这都是一个意外的突发性事件，不能成为某些同志否定平阳的借口，更不能成为他们胡作非为的借口。我市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提出来了，准备向三陪人员收税，说是国内有些城市已经这样干了，我当时就告诉他：我反对，我们人大反对！”

与会的人大副主任和秘书长们显然不知道有这种事，一个个都很吃惊。

姜超林稳定住情绪，继续说：“在这种原则问题上，我个人的意见是，我们人大必须顶住，从地方立法这一环节上顶住！不管是谁说的，谁做的决定，哪怕你以政

府令的形式发了文，我们也要用地方法规阻止你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工作要抓在前头，请王主任牵头，和政法口的代表委员们碰碰头，搞一次调查，把全市各歌舞厅的三陪腐败情况搞成书面材料，我亲自上报市委，必要时上报省委。”

王主任点了点头：‘好，姜书记，你放心，这个工作我马上就着手抓。’

姜超林又说：‘要大力宣传我们平阳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伟大历史成就。马上建国五十周年了，市委那边怎么搞我们不管，市委有统一布置，我们就全力落实，但是，我们也要主动一些。我建议我们人大这边大张旗鼓地搞个改革开放成就展，进行一次历史性的回顾，用平阳人民二十年中创造的辉煌事实给我们一些同志做个正面回答。这件事请赵主任具体负责，马上做起来。’

赵主任当即说：“姜书记，这工作其实早就该做了。”

姜超林勉强笑了笑，纠正说：‘赵主任啊，不要再叫我姜书记了，现在我不是市委书记，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’

顺便说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到位上班了，请同志们多多支持我的工作。”

散会后，原来主持人大工作的常务副主任黄国华留下了，说：“姜主任，你在会上虽然不明说，可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！”

姜超林心事重重地说：“谢谢了，黄主任。”

黄国华建议道：“姜主任，我看咱们还是把下面送来的那些锦旗都挂上吧！”

姜超林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别这么孩子气。”

黄国华又建议说：“那你也得改变点策略，别再躲起来谁也不见了，得在公开场合和各种会议上多亮相呀，别让人家以为你真犯了什么错误。”

姜超林问：“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？”

黄国华说：“你想呗，你老书记这些天不在电视、报纸上露面，加上烈山那摊子事，下面的议论能少了？具体的话我也不说给你听了，免得你生气。”

姜超林不知不觉中把手上的一支铅笔折断了，说：“不但是议论，确实有人在借烈山腐败问题做我的文

章！可笑的是，文章没做到我头上，却做到了他们自己头上！连参与做这种文章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了，都主动告诉我。当然了，现在我也不和他们计较，倒要看看他们最后怎么收场！”

黄国华说：“所以，你老书记更得多在公开场合露露面才好。”

姜超林说：“是的，上班了嘛，该开的会就得去开了，该参加的活动就得参加了。下午，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不是要来视察么？我对高长河说了，到国际机场接机，全面陪同，汇报工作！”

黄国华乐了：“对，对，老书记，这位副委员长当副总理时就几次高度评价过咱们平阳呀！你可真得好好汇报！”说着，向姜超林会意地挤挤眼，出去了。

黄国华刚出门，电话响了。

姜超林拿起话筒一听，是田立业，马上没好气地说：“田书记，还记得我呀？”

田立业在电话里“嘿嘿”直笑，说：“老书记，你看你说的，我敢忘了你老爷子吗？我电话打到滨海，王

少波说你回平阳了，还说你身体和情绪都不太好，我就想，坏了，别是我前天晚上把你气的吧？”

姜超林气哼哼地说：“你没气我——你怎么会气我？你为我争光了嘛，到烈山去主持工作，做一把手了嘛！怎么样呀，田书记，你这新官上任想咋烧这三把火呀？我提醒你一下，你现在还是代书记，不是书记，什么都得小心点。”

田立业说：“是，是，老书记，我知道组织上还在考验我。”

姜超林又交待说：“工作上一定要注意，烈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千万不能再出乱子了。你是一把手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，对啥事都随便表态。下面的情况很复杂，你随便表态不要紧，工作就乱了套。我们有些干部很会钻空子，你就是好经，他都能根据自己的利益给你念歪，你的经再是歪的，那就会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。”

田立业说：“是的，老书记，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。”然而，话头一转，田立业却又劝起了姜超林，

“不过，老书记呀，只怕你对高长河书记也有些误会哩！我听说你为他几句话发了大脾气，是不是？”

姜超林不悦地问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田立业说：“少波嘛。他也让我劝劝你。我们都担心你的身体。”

姜超林说：“你们都少担心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”

田立业劝解说：“老书记，你真是误会了，昨天上午那个会，我老婆焦娇在场做的记录，焦娇说，人家高书记真没有否定平阳改革开放成就的意思，你老爷子别听下面有些人瞎吵吵。我看高书记这人就不错，公道正派，光明磊落，做事也有气魄，和你老爷子实际上是一路人嘛，都想为平阳人民干实事嘛……”

姜超林听不下去了，讥讽道：“田书记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水平了？啊？这么正确的评价起我们新老两个市委书记了？”积在心头的火爆发了，“我们领导之间的事你少插嘴！”

田立业不敢作声了。

姜超林缓和了一下口气，又说：“立业，高长河同志重用你，提了你，你对他有感激之情，我能理解，也不怪你。可我现在还是要说，你去烈山主持工作并不合适。不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烈山，都不合适。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年交往，这些话我是不会和你说的，我能和你说这种话，是把你当做我的小朋友。”

田立业叹了口气说：“老书记呀，这可能就是你和高长河同志最大的区别了——你把我当小朋友，这些年来一直哄着我玩，就是从来没把我当做能干点正事的干部。而高长河也许并没把我当朋友，对我连讽刺带挖苦，可他却把我当做能干事的干部，他在开发我！”

姜超林不想再次和田立业谈僵，便忍着气没再反驳。

放下电话，姜超林益发认定高长河是在和他玩牌，而且已经玩出了点小名堂。事情明摆着，他在平阳最忠实的部下田立业已被高长河“感召”过去了。而不明真相的平阳干部群众还会以为高长河重用田立业，是尊重他这个老书记。甚至会以为是他授意高长河这么

干的，日后田立业真闯了什么祸，罪责肯定又是他的，就像今天拿耿子敬做他的文章一样，让他有苦难言。

这个高长河真是不简单，看样子是要和他打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交叉战争了！

那么，好吧，他就从今天，从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开始，正式到位应战，保卫平阳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，保卫平阳人民必将更加美好的明天，也保卫一个老战士不容贬损的历史性荣誉！

他还是平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老战士还在哨位上哩！

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十一时 烈山县委

田立业给姜超林打电话时，代县长金华恰巧进来，正想着是不是要退出去，田立业却向沙发努了努嘴。金华迟疑了一下，便在沙发上坐下了。这一来，金华才知道了一个事实：姜超林竟然不赞同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。

这让金华颇感意外。

电话打完，田立业一字不提电话里说的事，只